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

学习参考材料

(供内部参考)

(一)

青海民族学院政教系翻印

一九七三年三月

无产阶级国际组织简介

共产主义者同盟	(1)
第一国际	(1)
第二国际	(2)
第三国际	(3)

国际共运中机会主义主要代表人物简介

蒲鲁东	(5)
巴枯宁	(7)
拉萨尔	(11)
伯恩施坦	(14)
考茨基	(17)
普列汉诺夫	(25)
托洛茨基	(28)
布哈林	(35)
季诺维也夫	(38)
白老德	(40)
陶里亚蒂	(44)
赫鲁晓夫	(47)

无产阶级国际组织简介

共产主义者同盟

“共产主义者同盟”是第一个建立在科学社会主义基础上的国际无产阶级秘密革命组织，1847年6月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建议在伦敦由国际性工人组织“正义者同盟”改组而成。在改组时，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代替过去正义者同盟的“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口号。

“同盟”的目的是“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统治，消灭旧的以阶级对抗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和建立没有阶级、没有私有制的新社会。”

“同盟”团结了各国革命工人，广泛宣传了科学社会主义。“同盟”的盟员积极参加了欧洲1848年革命。

由于反动派迫害的加剧，“同盟”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1852年11月17日，“同盟”按照马克思的提议宣告解散。

第一国际

第一国际于一八六四年九月二十八日在伦敦成立，当时称为国际工人协会。马克思是第一国际的创立者和领袖。由马克思起草的《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规定了第一国际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宣言庄严宣布：“夺取政权已成为工

人阶级的伟大使命。”为完成这一使命，国际号召工人阶级建立自己的独立政党和加强各国工人阶级的国际主义团结。

第一国际内部充满了两条路线斗争。在马克思、恩格斯的领导下，革命路线先后战胜了蒲鲁东主义、工联主义、拉萨尔主义和巴枯宁主义等机会主义路线。由于国际同一切宗派主义、分裂主义作坚决斗争，特别是粉碎了两面派、阴谋家巴枯宁篡夺领导权的阴谋，保证了国际工人阶级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团结。

第一国际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战斗口号下，发扬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积极支持了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公社，开展了保卫公社原则的巨大活动。列宁指出：

“第一国际奠定了国际无产阶级争取社会主义斗争的基础。”巴黎公社失败后，欧洲工人运动进入了一个积蓄力量准备迎接革命新高潮的时期，国际的原有组织形式已经不能适应新的形势的要求，因而于一八七六年七月正式宣布解散。一百多年来，第一国际的历史经验和坚持革命的精神，一直鼓舞着全世界的无产阶级。

第二国际

第二国际于一八八九年七月十四日在巴黎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上成立。第二国际创建初期，在恩格斯的领导下，在反对无政府主义，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促进各国工人运动发展等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

一八九五年恩格斯逝世后，第二国际各国党内的机会主义势力迅速滋长，以德国伯恩施坦、考茨基为头子的修正主

义者把持了第二国际的领导权，使第二国际蜕化变质，成为国际资产阶级的奴仆。以列宁为首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党，高举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团结各国革命左派，同修正主义者展开了不调和的斗争，特别是揭露和批判了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考茨基的叛徒咀脸。

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第二国际的绝大多数社会民主党公开背叛无产阶级，在“保卫祖国”的幌子下，狂热地为帝国主义战争尽忠效劳，并且百般鼓吹“劳资合作”，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完全“站到本国政府和本国资产阶级方面去了”。第二国际在国际资产阶级面前放下了自己的旗帜，宣告了它的彻底破产。

第三国际

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是列宁创建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列宁同第二国际考茨基等叛徒的社会沙文主义和社会和平主义进行了坚决斗争，团结了各国的革命左派，为创建共产国际准备了条件。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各国革命运动的发展和各国共产党的建立，进一步为创建第三国际奠定了基础。一九一九年三月二日，在列宁领导下，于莫斯科召开有三十个国家的代表参加的国际共产主义代表会议，通过了列宁的《共产国际宣言》、《共产国际行动纲领》和《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提纲》，宣布建立第三国际。

第三国际成立后，它高举红色的革命大旗，“号召全世界一切被压迫阶级集合于其旗帜之下”，为推翻帝国主义和

资本主义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消灭剥削制度而斗争。第三国际在帮助各国组成真正革命工人政党上，在组织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事业上，有着巨大的功绩。

第三国际内同样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列宁就同叛徒托洛茨基的形“左”实行的机会主义路线与分裂活动进行过不调和的斗争。列宁逝世后，托洛茨基更加疯狂地攻击列宁主义事业的继承者斯大林，大搞破坏、暗害等阴谋活动，妄想篡夺国际与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权。由于斯大林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坚决斗争，托洛茨基的阴谋未能得逞。

一九四三年六月，考虑到各国内部与各国之间的情况日益复杂多变等因素，原有的组织形式已经不能适应新的形势的要求，经各国共产党一致同意，第三国际宣布解散。

国际共运中机会主义

主要代表人物简介

蒲 鲁 东

比埃尔·约瑟夫·蒲鲁东(1809—1865)，法国小资产阶级思想家，无政府主义的始祖，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中遇到的第一个主要敌人。

他出身于一个农民兼手工业者家庭，少年时代当过排字工人，与人合伙开办过印刷所。他的主要著作有：《什么是财产》(1840年)、《贫困的哲学》(1846年)及《十九世纪思想革命》(1851年)等。蒲鲁东在这些著作中，一方面诅咒资产阶级说它的财产就是盗窃。但另一方面又不主张采取革命手段消灭资产阶级私有制，并且把工人罢工说成是非法的，他反对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暴力革命，而鼓吹社会改良。

蒲鲁东的机会主义观点主要是：1. 主张小资产阶级永存。主张建立生产合作社和消灭利息的信贷银行来保证小生产者的生产条件和消灭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主张人人成为小生产者。2. 反对一切暴力革命，反对政治斗争，反对组织无产阶级政党。幻想在保存私有制条件下进行经济改良，实行和平过渡。3. 主张“个人只管自己”，反对任何组织权威，主张社会成为“没有主人”的社会，没有任何人统治

人的现象，否定任何性质的国家政权，认为国家政权只应该是税收机关，而不能成为阶级统治的工具。总之，蒲鲁东主义的实质是反对阶级斗争，主张和平改良。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蒲鲁东主义者特别明显地暴露了他们的反动面貌。它在工人阶级内部曲解“国际”的原则，腐蚀群众的革命意志，阻挠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阻挠群众运动的发展，因此它成为国际工人运动的主要危险。马克思指出：“蒲鲁东造成了很大的祸害。受到他对空想主义者的虚伪批判和虚伪对立（……）的迷惑和毒害的，首先是‘优秀的青年’、大学生，其次是工人，……。”（《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第195—196页）马克思在为“国际”起草的许多报告、决议、声明和宣言等文件中，对蒲鲁东主义进行了一系列深刻的批判，在第一国际的几次代表大会上都进行过尖锐的斗争，而每次大会都拒绝了他们的主张和建议，并根据马克思的意见通过了正确的决议。1866年日内瓦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蒲鲁东分子力图否定马克思为国际起草的章程，而代之以他们的合作社计划，把“国际”变成国际合作社的联合。经过激烈的争论，大会批准了马克思起草的“宣言”和“章程”。对于合作社问题，大会认为合作社运动仅仅是改造社会的手段之一，并不能改造资本主义社会，不能消灭资本主义制度，而使劳动人民获得彻底解放。要消灭资本主义制度，使劳动人民获得彻底解放，就必须由工人阶级夺取国家政权。在1868年布鲁塞尔召开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上，马克思主义者又同蒲鲁东分子在所有制问题上展开了一场斗争。蒲鲁东主义者认为，土地的个人所有是“幸福”和“进步”的主要源泉，并提出“交换银行”的贷款可以保证工人和平地转变为独立生产

者。经过辩论，大会否定了他们的意见，拥护了马克思关于消灭土地私有制的观点。到1869年在巴塞尔召开的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再次讨论了蒲鲁东主义者提出的土地问题。大会仍然坚持上次布鲁塞尔代表大会上的决议，反对他们维护私有制的原则。大会决议指出：“社会有权废除土地私有制，使土地归公共使用”。这样就使蒲鲁东主义者企图保存农村小私有者的妄想遭到了完全的破产。马克思对蒲鲁东主义进行了长期的斗争，随着国际工人运动的发展，蒲鲁东主义就被彻底粉碎了。

巴枯宁

米哈伊尔·巴枯宁（1814——1876），俄国人，贵族家庭出身，蒲鲁东的门徒，臭名昭著的无政府主义者，马克思主义的死敌。早期曾参加过欧洲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1849年，他在德国领导德累斯登的起义时，被判刑，将他移交沙皇俄国后，巴枯宁向沙皇写了“忏悔书”，说自己是“丧失理智和罪孽深重”。成了革命的叛徒。

巴枯宁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形成了无政府主义的社会政治观点。巴枯宁自己承认，他的学说是“扩大了的、发展了的……蒲鲁东的无政府主义体系”。巴枯宁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是根本敌对的。巴枯宁主张各个阶级和个人（不分男女）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平等。而达到这种“阶级平等”的起点，在他看来应当是废除继承权。因此，他鼓吹必须把废除承继权作为社会运动的出发点。巴枯宁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

根本祸害不是资本主义制度，而是国家。因此，他主张废除一切国家，疯狂反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巴枯宁主义者反对革命权威，反对民主集中制，主张绝对的个人自由和自治。他们宣称，任何权威包括无产阶级的革命权威，都是绝对有害的要不得的，未来社会应当建立在绝对自由和自治的基础上，没有政府，没有任何权威，人人都有“最充分的自由”，“没有任何限制”，这些“自由的人们”可以自愿结成小型公社，公社可以结成自由联邦，也可以自由退出。巴枯宁认为农民群众，特别是流氓无产者是最革命的阶级，“未来社会革命的整个智慧和全部力量都表现在它身上，而且仅仅在它身上”，因此社会革命只能依靠他们，而不是依靠现代工人阶级，根本否认工人阶级对农民的领导。

马克思在1871年11月23日给弗·波尔特的信中对巴枯宁的机会主义谬论一针见血地指出：“他的纲领是东一点西一点地草率拼凑起来的杂拌——阶级平等（！），以废除继承权作为社会运动的起点（圣西门主义者的胡说），以无神论作为会员必须遵守的信条，等等，而以放弃政治运动作为主要信条（蒲鲁东主义的）。”（马克思：《致弗·波尔特》1871年11月23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395页。）由于巴枯宁主义是工人运动中的一个派别，在西班牙、意大利、瑞士、法国等地有一定影响，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判他的错误观点的同时，进行了大量的争取工作。1874年恩格斯在《论权威》一文中，进一步从理论上彻底粉碎了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观点。

巴枯宁是一个极其危险的阴谋家，1864年他在巴黎同马克思会面时，马克思就严厉地批评了他的错误。“国际”成

立后，“巴枯宁一直到1868年都是阴谋反对国际的”（马克思语）。1865年——1866年，他建立了一个进行阴谋活动的秘密团体“国际兄弟同盟”。其目的是要发起“一个自发的无政府主义的，破坏性的和野蛮的起义。”后来，他宣称脱离了这个组织，于1868年10月，抱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加入了“国际”。但他从加入“国际”的头一天起，就更加肆无忌惮地玩弄反革命两面派手法。在他刚刚加入“国际”的时候（同年10月），他又与其同伙建立了一个叫做“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组织，并以整个组织的名义申请加入“国际”，企图在马克思领导的“国际”内部建立一个独立的第二个国际。“国际”总委员会拒绝了他们的申请，马克思受“国际”总委员会的委托写信给“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中央局，指出他们的纲领是错误的，要他们解散“同盟”方可加入国际。于是巴枯宁和他的同伙，名义上宣布“解散”，实际上暗中仍然保留着他们的“同盟”。巴枯宁在1868年12月22日给马克思的信中一方面假惺惺地说：“我的亲爱的朋友，我现在比从前更理解你所遵循的经济革命大道是何等正确。”“我现在正在作着二十年前你曾经作过的事。”“现在，我的祖国就是国际，而你是国际的主要创造人之一，……我是你的学生，我为此而感到骄傲。”但是，另一方面他却更是变本加厉地进行反对“国际”的阴谋活动，以他的机会主义路线代替国际的正确路线，达到篡夺“国际”领导权的罪恶目的。在1869年，巴枯宁第一次参加的巴塞尔会议上，他带头公开向国际宣战，妄图把他的“废除继承权”，实现“阶级平等”的机会主义主张作为国际的纲领。

马克思、恩格斯在巴枯宁混入“国际”后，从他的言行

中就认清了他是一个“极端危险的阴谋家”，对他的机会主义论点和分裂主义行径进行了毫不调和的斗争。巴黎公社失败以后，巴枯宁集团配合资产阶级的进攻，加紧了分裂“国际”的活动。马克思挺身而出，坚决应战，通过“国际”总委员会发表了《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总委员会告国际工人协会全体会员书》以及《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等重要文件，对巴枯宁集团的阴谋进行了彻底的揭露和批判。马克思尖锐地指出，巴枯宁是个“没有任何理论知识的人”，“对巴枯宁先生来说，学说（从蒲鲁东、圣西门等人那里乞取而拼凑成的废话）过去和现在都是次要的东西——仅仅是抬高他个人的手段。如果说他在理论上一窍不通，那末他在干阴谋勾当方面却是颇为能干的。”（马克思：《致弗·波尔特》1871年11月23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395页）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在同巴枯宁主义斗争中，除在理论上驳斥外，主要是揭穿他们分裂“国际”、分裂工人运动的阴谋。经过尖锐的斗争，终于在1872年9月“国际”第五次（海牙）代表大会上将巴枯宁及其同伙驱逐出第一国际。马克思在谈到清除巴枯宁阴谋集团的意义时指出：“这些人要是公开敌视‘国际’，是不能为害的，……但他们若作为敌对分子留在‘国际’内部，他们就会在有了基础的各个国家里把运动断送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1版，第26卷第321页，本书引自《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简史》第115页）

1876年，巴枯宁病死在瑞士的伯尔尼。

拉 萨 尔

斐迪南·拉萨尔（1825——1864），德国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的始祖，钻进工人运动中的内奸、工贼，马克思主义的凶恶敌人。

拉萨尔生于一个犹太富商家庭。在柏林大学读书时接受黑格尔哲学，大学毕业后，从事律师工作。1848年起同马克思有通讯联系，也曾同马克思见过面。他装作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生和盟友，表示他自己也属于马克思所代表的政党。但是他除了经常剽窃马克思的学说，加以歪曲，进行自我吹嘘以外，从来没有真正接受马克思主义。恰恰相反，他是一个“装着伪面孔来耍坏把戏”的道地的机会主义者。他的机会主义观点主要是：1. 从超阶级的国家观点出发，认为国家是“教育和推动人类社会走向自由的工具”，无产阶级只要通过和平的合法斗争，争取普选权，就可以把普鲁士君主专制国家变为“自由的人民国家”；主张依靠地主资产阶级国家的资助来组织工人生产协会，使无产阶级获得经济解放。2. 宣布所谓“铁的工资规律”，反对工人阶级为提高工资而斗争，认为如果工资提高了，势必鼓励工人成立家庭、养育子女，增加人口压力，降低劳动力的自然价格，提高物价水平，使工资增长成为徒劳。3. 肆意攻击农民的革命作用，污蔑农民是“反动的一帮”。4. 反对“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国际主义口号，而把自己的“社会主

义”称为“国家社会主义”，奉行狭隘的民族主义，为普鲁士王朝的侵略政策辩解。

拉萨尔的这些机会主义观点危害极大。这是由于他有几层迷人的外衣。第一，他总是以马克思、恩格斯的“学生”自居，并且巧于剽窃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进行欺骗。第二，他是以信守《共产党宣言》的原则为幌子。他的主要作品都是抄袭了《共产党宣言》的词句，再用唯心主义加以改头换面，变成自己的东西。第三，他到过很多国家，于是又以集各国革命经验之大成者自居。这样，他就有更大的欺骗性。1861年以后，拉萨尔在工人运动中，进行了一系列的分裂活动，于1863年建立了机会主义组织“全德工人联合会”，他担任了主席。1864年第一国际成立后，他拒不参加。拉萨尔很为俾斯麦政府所赏识，早在1863年5月就同普鲁士首相俾斯麦秘密勾结，并接受俾斯麦的秘密津贴，俾斯麦许愿拉萨尔在德国统一后，给他以普选权，拉萨尔答应支持普鲁士王朝及其反动政策。拉萨尔在1863年7月8日给俾斯麦的信中胡说：“劳动阶级本能地倾向独裁统治”，又说：“他们都是愿意拥戴国王为社会统治的天然工具，而不为资产阶级谋利益的工具。”对此，马克思愤慨地指出：“拉萨尔事实上背叛了党。他同俾斯麦订立了一个正式的契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353页）并同拉萨尔彻底决裂。

马克思、恩格斯反对拉萨尔主义的斗争，还在“全德工人联合会”成立前就开始了。1859年后，马克思、恩格斯多次批评拉萨尔，并表示必要时“要公开在报刊上发表”“对他的意见”，指出：拉萨尔派“他们妨碍过无产阶级组织事

业多年，结果是干脆地变成了警察手中的工具。”

1864年8月拉萨尔为了一个女人而与“情敌”决斗致死。他死了以后，“全德工人联合会”仍为拉萨尔派把持，他们更露骨地投靠了俾斯麦反动政府。马克思、恩格斯继续同他们进行了斗争。恩格斯于1865年写了《普鲁士的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一书，分析了拉萨尔政策的反动实质。1868年，恩格斯强调指出，必须出版以《马克思和拉萨尔》为题的、供工人阅读的小册子，以便让工人懂得马克思和拉萨尔的对立。1869年，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支持下，“全德工人联合会”内以李卜克内西、倍倍尔等为首的革命派，退出了这个组织，随即在爱森纳赫召开代表大会，成立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即爱森纳赫派），宣布是第一国际的一部分，以“国际”的目的为目的。但是爱森纳赫派未能完全摆脱拉萨尔主义的影响，这集中表现在1875年在哥达召开的合并大会上通过的《哥达纲领》中。《哥达纲领》是一个机会主义纲领，它用折衷主义的方法，把马克思主义的个别原理同拉萨尔的机会主义观点混合在一起，抛弃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它导致党走向瓦解的道路。马克思写了《哥达纲领批判》以及一系列书信，不仅对拉萨尔主义进行了极其深刻地批判，而且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关于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时期的国家和政党学说等一系列的重要理论。《哥达纲领批判》一书的发表，对于德国工人运动的发展，对马克思主义工人政党的成长，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和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1878年，俾斯麦政府颁布“反社会党人法令”后，1879

年德国党内出现了以苏黎世三人团（霍希伯格、伯恩施坦、施拉姆）为代表的机会主义的活动。苏黎世三人团所鼓吹的机会主义观点，实际上是拉萨尔主义的翻版。马克思、恩格斯在1879年致信倍倍尔、李卜克内西、白拉克等人（《通告信》）谴责了苏黎世三人团的投降主义行动，并对他们的“纲领”和“宣言”进行了致命的批判，迫使他们退却。1883年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为反对在德国党内和第二国际初期的机会主义、修正主义思潮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在1891年公开发表了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写了《〈法兰西内战〉导言》、《爱尔福特纲领草案批判》，对右倾机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潮给予了无情的批判，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伯恩施坦

爱德华·伯恩施坦（1850—1932），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右派头子，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最大的代表之一，工人阶级的叛徒，马克思主义不可调和的敌人。他是一个火车司机的儿子，早期曾任银行职员。1872年参加德国社会民主党。1880—1881年担任《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在恩格斯的影响和监督下，做了一些工作。但他从来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在他早期的论著中就反对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革命，宣扬改良主义。马克思、恩格斯曾对他进行过批判。1895年恩格斯逝世以后，伯恩施坦公开背叛马克思主义。1899年，他在《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中，

公开提出要“修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修正主义”这个名称就是由此而来的。这本书，集当时修正主义理论之大成，全面地系统地“修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列宁读了伯恩施坦的这本书以后，怒不可遏地写道：“书的内容越来越使我们吃惊。理论上太差了；而且是重复别人的话。……实践上是机会主义……是登峰造极的机会主义和可能主义，而且是胆小的机会主义。”“他的惨败大概是用不着怀疑的。”（《给玛·亚·乌里扬诺娃》《列宁全集》第37卷第241—242页）

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主要观点是：

在哲学方面，他猛烈攻击辩证唯物主义，诬蔑辩证法对科学是一个极大的危险，是“走向正确认识道路的陷阱”。他提出“回到康德去”，以康德主义代替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庸俗的进化论（即把运动只看作数量的增减，看作是缓慢的和渐进的发展）来代替革命的辩证法（即以内部矛盾和飞跃为基础的关于运动和发展的学说）。

在政治经济学方面，他竭力反对马克思的价值论、资本主义积累规律、资本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绝对贫困主义和相对贫困主义的学说。“他们说，积聚和大生产排挤小生产的过程，在农业方面完全没有发生，而在商业和工业方面也进行得极其缓慢。他们说，现在危机已经更少见，更微弱了，卡特尔和托拉斯大概会给资本提供根本消除危机的可能。他们说，阶级矛盾有减弱和缓和下去的趋势，所以资本主义必然‘崩溃的理论’是站不住脚的。最后他们说，就连马克思的价值理论也不妨按照柏姆——巴维克的观点来加以纠正。”

（《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见《列宁全集》第15卷第16